

郭淑梅
著

寻找与考证：
萧红居地安葬地
及纪实作品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 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

郭淑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 / 郭淑梅著. --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
ISBN 978 - 7 - 207 - 09597 - 8

I. ①寻… II. ①郭… III. ①萧红(1911~1942)—
人物研究②萧红(1911~1942)—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4352 号

封面绘图:冯咏秋
责任编辑:魏杰恒 李 梅
装帧设计:美 每

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

郭淑梅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页 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09597 - 8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目 录

第一章 成长之地:呼兰哈尔滨北京阿城	(1)
第一节 家世:《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九一八”致弟弟书》	(1)
第二节 龙王庙小学:《两朋友》《镀金的学说》	(15)
第三节 “东特女一中”:《一条铁路底完成》《一九二九年底 愚昧》	(22)
第四节 北平女师大附中:《中秋节》	(31)
第五节 阿城福昌号屯:《夏夜》	(37)
第二章 闯荡之地:初登哈尔滨文坛	(43)
第一节 寒冬流浪:《过夜》	(43)
第二节 哈尔滨市立医院:《弃儿》	(49)
第三节 新城大街欧罗巴旅馆:《欧罗巴旅馆》	(51)
第四节 道里公园“罗锅桥”:《公园》《册子》	(55)
第五节 南市街 25 号:《同命运的小鱼》《最末的一块木料》	(58)
第六节 新城大街“牵牛坊”:《十元钞票》《几个欢快的日子》	(74)
第七节 金剑啸“天马广告社”:《广告员的梦想》	(78)
第三章 卓而成名:青岛上海东京	(83)
第一节 青岛观象一路一号:《小六》	(83)

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

第二节	上海拉都路:与鲁迅先生见面	(96)
第三节	上海萨坡赛路:《生死场》纪事	(108)
第四节	上海北四川路永乐里:《苦杯》	(113)
第五节	日本东京:鲁迅“遗嘱”	(122)
第六节	上海吕班路:《天空的点缀》	(130)
第四章	创作理论转型家庭伙伴重组:武汉临汾西安	(154)
第一节	武昌小金龙巷21号与《七月》座谈会	(154)
第二节	为日本友人画像《记鹿地夫妇》	(162)
第三节	临汾车站:“萧军万岁!”	(169)
第四节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聂绀弩与萧红的小说学	(173)
第五节	重回小金龙巷与端木蕻良牵手	(182)
第六节	武汉小朝街:萧红“作家是属于人类的”战时转向	(193)
第七节	“宁静幽美”的写作《无题》《黄河》	(195)
第八节	汉口:“文艺咖啡室”的幻想	(199)
第五章	边走边写:重庆居地	(205)
第一节	在江津:“产一子已殆”	(205)
第二节	洋鬼子的医学试验:《牙粉医病法》	(208)
第三节	歌乐山“乡村建设”招待所:《长安寺》《莲花池》	(211)
第四节	重庆市区中央公园与《放火者》	(215)
第五节	嘉陵江畔黄桷树镇:《回忆鲁迅先生》	(217)
第六章	笔杆年:萧红香港居地	(224)
第一节	香港与内地文化的血缘关系	(224)
第二节	萧红赴港落地时间	(229)
第三节	诺士佛台3号:《民族魂鲁迅》	(234)

第四节	乐道(Lock Road)8号:《北中国》	(248)
第五节	半岛酒店与玫瑰谷:史沫特莱与萧红的国际化	(251)
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居港医院及逃难地	(255)
第一节	公立香港玛丽医院	(255)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	(260)
第三节	港岛思豪酒店	(261)
第四节	港岛铜锣湾连道周鲸文寓所	(262)
第五节	港岛中区告罗士打大厦	(263)
第六节	港岛中区士丹利街时代书店职工宿舍	(264)
第七节	港岛跑马地私家养和医院	(266)
第八章	埋骨南国:萧红仙逝地及安葬地	(269)
第一节	仙逝地和安葬地圣士提反女子中学	(269)
第二节	跑马地日本火葬场	(271)
第三节	安葬地浅水湾	(273)
第四节	迁葬地广州银河公墓	(275)
第五节	萧红百年诞辰“萧红日记”还乡	(283)
	你在文字的彼岸引领我与你相遇(后记)	(289)

第一章 成长之地：呼兰哈尔滨北京阿城

第一节 家世：《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九一八”致弟弟书》

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萧红诞生在呼兰县城龙王庙附近长寿胡同的张家大院。这一年，中国政体发生了重大变化，辛亥革命爆发，封建帝制倾覆。与同时代作家一样，萧红的一生纠缠在改朝换代、政治动荡、外敌入侵的家国命运中，不得不四处流浪，羁旅天涯。因而，家乡在她心目中格外重要。她的自述传，这样形容呼兰县城，在“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①

张家大院的主人张廷举（1888—1959），字选三，是萧红生身父亲。他是从阿城福昌号屯过继给呼兰县城的亲戚张维祯（1849—1929）做继子的。



呼兰农村雪景（李大武摄于1990年）

张维祯和夫人范氏膝下无儿，生养的三个女儿又都出嫁，于是，年老无依的张维

^① 萧红：《永久的憧憬和追求》，载《报告》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1月10日。

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

祯夫妇,不得已过继家族里 12 岁的堂侄张廷举为养子,以备养老送终。过继形式是山东移民由祖籍带来的“延续香火”传递根脉的民间风俗。张廷举是张维岳(1861—1910)这房的第三个儿子,张选三也寓意张维祯选择第三子侄为继子。

张家大院建于 1908 年,有五间青砖大瓦房,依照晚清民居风格,刻有浮雕和盘肠图案,“前窗扇为上下对开的,总共二十多扇。”算得上呼兰县城的富户。



祖父张维祯



祖母范氏

张氏家族祖籍山东省聊城地区的莘县,是挑着担子“闯关东”出身的移民,张岱是“闯关东”这一脉的祖先,到萧红这辈已历六世。对此,萧红在《“九一八”致弟弟书》^①中忆起家世,对弟弟说:

我们小的时候,祖父常讲给我们听,我们本是山东人,我们的曾祖,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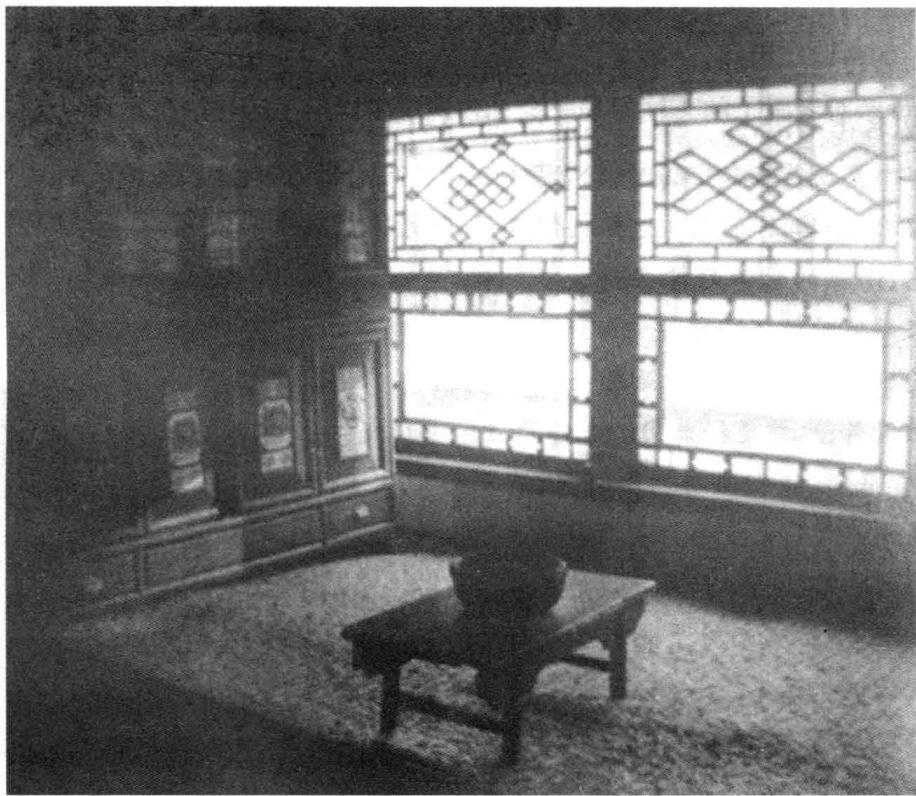
因此,张氏家族并不是在本地拥有土地,并把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享受特权的满族八旗子弟,有研究认为萧红是满族人,显然是错误的。^② 张家祖先与大多数“闯关东”的关里人一样,是从满族子弟手中租赁土地耕种的汉族人。依靠山东人的吃苦耐劳、聪明勤奋的秉性,经过不懈努力,道光年间,张氏家族已步入辉煌期。在阿城、宾县、呼兰、五常、榆树、绥化、海伦等地购置大量房产田产,拥有

^① 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载香港《大公报》1941 年 9 月 20 日。

^② 王云:《萧红生平与著作辑录》,载《呼兰史志通讯》1984 年 2 期。

商号,而且形成一个较大的族群。到第四世张维祯一辈,家族中开始分配财产,开枝散叶,各据一方。张维祯分得呼兰县城的田产和房子,迁到呼兰县城定居。

张维祯性格温和散淡,饱读诗书。《东昌张氏宗谱书》载“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胜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张维祯口碑好,但性格不够强势,居家过日子处理事务,倒是不如她妻子范氏(1845—1917)精明能干。因此,家里大事小情,伸不上手,尽由着范氏当家做主。



萧红出生的火炕

在这个女性掌控局面的大家庭里,萧红的父亲张廷举,仍然按着自己的意愿在外读书,他毕业于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因学习优秀被授予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先后做过教员、小学校长、义务教育委员长、实业局劝业员、县教育局长和督学等职。伪满时曾出任过伪协和会长。光复后又作为开明绅士被选为松江省参议员。

1909年,他娶粗通文墨、长相清秀的姜玉兰(1885—1919)为妻,在呼兰县城安家落户。姜玉兰父亲姜文选是呼兰县北姜家窝堡的地主,也是呼兰县有名的文人“呼邑硕学”。萧红亲侄子张抗在《萧红家庭情况及出走前后》中透露,姜玉

兰精明强干，是个“理家”好手。张廷举多在外地任教，家事均由姜玉兰管理。“萧红故居的厢房（现已拆毁）就是由姜氏一手操办建成。”

萧红本名张迺莹，乳名荣华。是张廷举与姜玉兰的头生孩子。据萧红侄子张抗提供的资料，姜玉兰共生一女三子，长女荣华（萧红），次子连贵（张秀珂）长大成人。长子富贵，三子连富不幸早夭。萧红在与池田幸子谈及生病的弟弟时，曾描绘过当时外国医生对弟弟的治疗方法。

姜玉兰持家有道，张罗盖房子，热衷于投资。在萧红的记忆里，母亲还有投资羌贴的举动。因此，在散文《一九二九年底愚昧》中萧红绘声绘色地写了这段经历，母亲对老厨子的态度像是一个见多识广颇懂迎来送往的生意人。

那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买羌贴”，“买羌贴”，“羌贴”是旧俄的纸币（纸鲁布）。邻居们买它，亲戚们也买它，而我的母亲好像买得最多。夜里她有时候不睡觉，一听门响，她就跑出去开门，而后就是那个老厨子咳嗽着，也许是提着用纱布作的，过年的时候挂在门前的红灯笼，在厨房里他用什么东西打着他鞋底上结着的冰锥。……母亲赶快就去装一袋烟，母亲从来对于老厨子没有这样做过。还不止装烟，我还看见了给他烫酒，给他切了几片腊肉放在小碟心里，……^①

这位并非只知道带孩子的家庭妇女，管理起家务来，头脑清晰，深谙人情世故。对于头生女孩的到来，姜玉兰和婆婆范氏都不太喜欢，婆媳两人都传承了山东籍人“重男轻女”的观念。母亲在世时对萧红很冷淡，不让她读书，只让她在家里哄孩子带弟弟。萧红读书上学



萧红与母亲

这张照片拍摄年代约为1914—1915年，萧红约三四岁

^① 载《七月》第五期，1937年12月16日。

还是继母到家里以后的事情。萧红与母亲隔膜，恐怕还是由于天性敏感的萧红直觉上感受到被轻视的缘故罢。

1935年8月编制的张家族谱《东昌张氏宗谱书》中，没有记载萧红的出生。此时，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已病逝。萧红和萧军正在上海，如同两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环绕在鲁迅先生身边，文学前途无可限量。远在呼兰的家中，父亲张廷举对叛逆的女儿必欲从族谱上除掉而后快。居于上海的萧红若知道父亲的举动，此时也不会在意是否收入族谱。她曾与弟弟说，那个家不提也罢。

《东昌张氏宗谱书》编入张氏家族共7世，萧红为第6世，是“秀”字辈。萧红最早叫秀环，考虑到与母亲姜玉兰娘家人重名，遂改名为荣华，用作小名，上学时大名为张乃莹。萧红在日本留学时，公开正式场合均以萧红称谓，世人也皆记用此名。因此，萧红给萧军写信常落款“荣子”、“莹”，都是旧时用过的名字，语多亲昵淘气，便含着双方非外人能道的私密性关系。

据萧红家乡呼兰县王连喜考证，“书中印有族人的配偶照片。在萧红的父亲张廷举页中，有其人免冠照片，同时有萧红生母姜玉兰与萧红继母梁亚兰照片。”^①

《东昌张氏宗谱书》没有收萧红入族谱一事，为萧红生平研究中的“养父说”布下迷局。萧军小说《涓涓》曾暧昧地影射萧红与其父矛盾焦点，在于其父欲对萧红行不轨之事。1933年，《涓涓》先是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公园》上连载，1937年又在上海发表。

“莹妮，你应该脱掉衣裳睡呀！这样是多么热呀！”这次达山却把声音郑重起来了。

“不，我不热……”含糊的莹妮说完转了一个身又去睡了。这使达山感到一种不可遏止的焦急，蓦地爬起身来，扑向了莹妮睡着的地方。

“爸爸。你要做什么？”达山没有言语，只是扯开莹妮的被子，企图来解她的衣裳。

“你疯狂了吗？爸！”莹妮死命地扭住达山的手，尖锐地继续叫着：“你疯狂了吗？我是你亲生的女儿啊！”

这时，对屋忽然引起了一阵老人的呛嗽声，接着老人继续地喊着：

^① 《萧红被开除族籍前后》，载《东北现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161页。

“怎……么……啦？”

达山不自觉的立起身来。莹妮乘着这个空隙，便窜下炕来，也顾不了穿好鞋子，便跑向爷爷的屋子来了。^①

若萧军的《涓涓》涉及萧红的素材是真实的，那么萧红身陷的绝境决非父母逼婚那么简单。如若不是，这一段仅是萧军依靠作家的想像而生发出来的，那么萧红如何认可他的半是写实半是虚构而且虚构部分如此涉及隐私名誉的事呢？就连萧军为挽回萧红感情而写的《为了爱的缘故》，萧红看后都大有微词，而且对萧军直接表现出她的不满来。1936年11月6日，萧红给萧军的信中提到：

《为了爱的缘故》也读过了，你真是还记得很清楚，我把那些小节都模糊了去。……在那爱……的文章里，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

对于以萧红中学生活经历为题材的小说《涓涓》，萧红并没留下只言片语的不满，不能不说是为她的生平身世埋下一个很大的疑团。萧红是否经历过这样恐怖的乱伦事件呢？如此重大的人生遭遇也连带她一生都与父亲对立吗？

“养父说”的重要证据还来自萧红的胞弟张秀珂的说法。在继母生下许多弟弟妹妹的大家庭里，其欢乐气氛与“前窝”留下的孩子并无多大关系，张秀珂显得孤独无靠。长大成人后，他曾多次追随着胞姐的足迹，去寻找先他离家闯荡的萧红。留在父亲和继母新组建的家庭中委曲求全过活着的弟弟，让萧红甚是揪心。对惟一的亲弟弟，她语多慈爱，忧心忡忡。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那时你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奔去，向着那白银似的满铺着雪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你连招呼都不招呼，你恋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我也不看。^②

孩子似的弟弟终于长大，他听凭着内心的呼唤，自然而然地选择离开那个属于同父异母弟妹们的家庭，去千里之外寻找姐姐。一奶同胞的四姐弟，最终只活下两个，张秀珂格外珍视先他在外闯荡的胞姐这条线索。他先是给萧红写信，告诉她祖父的坟头上长了棵小树，让怀旧的萧红非常感动。弟弟转学到上海，为的

^① 《萧军全集》第6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② 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

是能够在姐姐的庇护下生活。两人却总是失之交臂。

你追到我最先住的那地方，去找我，看门的人说，我已不在了。

.....

而后婉转的你又来了信，说为着我在那地方，才转学也到那地方来念书。可是你捕空了。我已经从海上走了。

.....

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信来，是来自东京的，说你是在那边念书了。恰巧那年我也要到东京去看看。立刻我写了一封信给你，你说暑假要回家的，我写信问你，是不是想看看我，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①

萧红在东京并没有见到张秀珂。弟弟先其回国的事让她失望之极。1936年7月26日写给萧军的信中，萧红对此只一句带过，“珂已经在十六号起身回去了”，似乎对她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可直到1941年她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东京渴望与弟弟见面的细节，实在是太在意这次会面。萧红7月18日离开上海抵东京，7月16日胞弟已离东京，两天之内姐弟再次擦肩而过。为见到张秀珂，萧红先是写信探路，约他第三天下午6点在某饭馆等她。萧红的做法，并非文人的矫揉造作，连亲弟弟见面还搞得那么隆重正式，没有一点居家的气氛。她对没马上去胞弟住的神田町某番解释为，两人当时不属于同一国家的人。萧红居上海，是中华民国人士，张秀珂居满洲国（伪满洲国），是日本殖民地满洲国居民身份。日本警察对日本左翼作家视作政治犯经常投到监狱，萧红在上海是鲁迅先生身边最著名的左翼作家，写过抗战小说《生死场》，担心她的抗日作家身份会影响到弟弟在日本读书。她这种考虑并非全无道理，萧红居东京不久，就遇到日本刑事登门搜查，以至于她愤而想打道回国。对与弟弟的晤面，萧红费心地准备着。

我特别穿了一件红衣裳，使你很容易的可以看见我。我五点钟就等在那里，因为在我猜想，你如果来，你一定要早来的。我想你看到了我，你多么欢喜。而我却也想到了，假如到了六点钟不来，那大概就是已经不在了。

一直到了六点钟，没有人来，我又多等了一刻钟，我又多等了半点钟，我想或者你有事情会来晚了的。到最后的几分钟，竟想到，大概你来过了，或者已经不认识我了，因为始终看不见你。第二天，我想还是到你住的地方去

^①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

看一看，你那小房是很小的。有一个老婆婆，穿着灰色大袖子衣裳，她说你已经在月初走了，离开了东京了。但你那房子还下着竹帘子呢。帘子里头静悄悄的，好像你在里边睡午觉的。^①

渴望与弟弟见面，而且生发出诸多相见场面的联想，对弟弟的期盼还包含着其他意味。譬如，他会带来有关家乡的信息，出走多年，尽管家对她已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但弟弟的到来重新勾起她许多回忆，一些小时候的记忆类似于家里的樱桃树、红玫瑰、大白狗之类的问题，可能会让弟弟一一作答。重要的是，她与弟弟在日本相见的时间，恰好是她需要在感情和写作上进行调理的阶段。她意识到与萧军的感情出了问题，也感觉到写作无法再进行下去。身体和心境都不好，到日本静心养病写作，休养生息，正是萧红感情回归胞弟身上，特别需要的慰藉的时候。命运总是与她开玩笑，她最需要看见弟弟容貌听到弟弟的声音的时候，他却先她两天回国，错失相见叙谈的机会。

半年之后，我还没有回上海，不知怎么的，你又来了信，这信是来自上海的，说你已经到了上海了，是到上海找我的。

.....

这流浪的生活，怕你过不惯，也怕你受不住。

但你说，“你可以过得惯，为什么我过不惯。”^②

张秀珂到上海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从秦皇岛上船，躲藏货物堆里，偷渡到上海。彼时萧红不在上海，萧军接待张秀珂，为他找了住处安顿下来。1936年12月5日，萧红给萧军信说到秀珂的事，对于如何安排他，给他何种建议，萧红也是没有心理准备。

珂到上海来，竟来得这样快，真是使我吃惊。暂时让他住在那里罢，我也是不能给他决定，看他来信再说。

萧红从日本回到上海，去鲁迅先生墓地拜谒先生。生得高大俊朗的秀珂陪萧红萧军以及许广平海婴等人一同去过墓地。秀珂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大男孩，乐呵呵的，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的样子。可是，经历过磨难的萧红心中却满是忧愁，不知道弟弟的前途由这次闯荡会变得怎样。一切无从知晓。她像母亲对待

^① 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

^② 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

孩子一样,看到早上笑晚上也笑的弟弟,心里很高兴,嘴上却批评他“这么懒”。然而,“懒”也并不是秀珂这类投奔上海的东北青年左右得了的。无事可做的秀珂有时到许广平家,为她抄稿,有时也学习世界语。对于秀珂这些青年人所发的议论,萧军偶尔也是不满的。1937年6月3日日记里,萧军写到,“听到了秀珂他们一些流于堕落路上的一些话,使自己对秀珂起了失望和憎恶。”可见秀珂需要马上找到事情做,否则周围的人都会“看扁”他们。

从伪满洲国逃到上海,对萧红萧军来说已是背叛伪满洲国追随祖国的一种行为。东北沦于日寇铁蹄,若不做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就得走得远远的,不让他们见到。对萧红来说,弟弟的到来,以及和弟弟一样的青年人的到来,让她感到很不安。他们已背叛伪满洲国,可在上海却找不到工作,每天都面临着饥饿和寒冷,在街上到处乱窜。即便如此,大量东北青年还是不断地逃往上海,以求生路。

从家跑来的人,还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后来听说有不少已经入了监狱,听说这帮不远千里而投向祖国来的青年,一到了祖国,不知怎样,就犯了爱国罪了。^①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东北赴关内的青年想要抗战,却不只所云,没有方向,整日迷茫。对此现状,萧红是持批判态度的。对于弟弟的前途,她的担忧是生怕到上海,这些不懂世事的青年人,犯了“爱国罪”。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生活在关外的东北人沦为奴隶,而投奔到祖国上海,抗战似乎仍然是东北人自己的事情,对此萧红总归是有点心结的。

抗战全面爆发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群情激奋,可以公开地谈论抗战话题。不论关内关外,就此可以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付外敌入侵。在萧红身边呆着的张秀珂其去向很快就决定下来。他要到西北,“做抗日军去。”萧军7月12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珂明天走了,这对于他是好的。”此后,萧红与张秀珂再没见面。张秀珂一直随军,到过延安又参加过江南新四军,曾在黄克诚部下工作。1964年6月28日,萧军写给铁峰的信中披露,萧红逝世后,他又见到几次张秀珂。“后来他病了,精神很失常,他曾几次向我说,他和萧红并非张选三所生,他母亲可能是被张某所霸占。他们的生父可能被谋害了。”据其猜测,生父可能是出身贫苦的张家“地户”。

张秀珂对萧军谈论姐弟两人的离奇身世,以及萧红一生对地主的憎恶,都使

^① 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

得“养父说”扑朔迷离，难得其解。

不过，单纯依靠父亲乱伦行为反推其不是亲生父亲，从而证实萧红是其母姜玉兰“带犊子”^①嫁给张廷举的，也就是说萧红不是张廷举亲生女儿，是不成立的。呼兰县姜玉兰三妹姜玉凤等人晚年接受采访，都还记得当年姐姐姜玉兰结婚的情形。1908年春天，张廷举母亲范氏到姜家窝堡串亲戚，看中姜玉兰，托屯子里的宋六做媒许给张廷举做媳妇，1909年8月两人完婚。姜玉凤说“大姐结婚时，那天下大雨，我们坐两辆席棚大车，二十多人送的亲”^②。呼兰县亲戚对张廷举和姜玉兰结婚来龙去脉的回忆，证实了张廷举和姜玉兰是头婚。《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硕学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维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姜家在呼兰也是有些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可能下嫁贫苦的“地户”。有这些正规的记载和多人见证的婚礼场面，“养父说”就很难坐实。

萧红胞弟张秀珂对萧军所说的怀疑，也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况且与萧军谈话时，他精神尚处于病态。据张秀珂之子张抗考证，萧红的祖父后来有了抽大烟的嗜好。张秀珂搬到老厨子下屋里睡，他回忆到，“我的被子凉冰冰滑腻腻的，黑得发亮，我和大厨子身上的虱子来回爬。”大厨子则告诉他，“你的命苦啊，你没有亲妈，爹也不是亲爹”，这句不经意的话，对张秀珂影响很大。一次父亲拿着萧红给张秀珂的信，问“这是谁来的信？”张秀珂不敢回答。父亲说，“这是逆子写的，你给她写过信吗？”回答是没有。“那好，你如果同她来往，这个家也是不要你的”。张秀珂与萧红一样，在这个家是不受欢迎的。他明知道这是姐姐写给他的信，却谎称不知。在接受父亲训话期间，他的手不停地颤抖。1936年，萧红回上海后问弟弟，“你同家脱离关系了吗？”回答是“偷着跑出来的”，再与萧红深谈家中琐事，萧红则果断地说，“那个家不值得谈了。”

继母梁亚兰与张廷举生有三子二女，这个与继母有着血缘关系的庞大的家庭链条中，因父亲明显的排拒态度，萧红和秀珂无处藏身，只能过早地到社会上流浪。父女、父子感情不和，父亲苛待萧红姐弟，对他俩如同下人，不能就此断定萧红和张秀珂不是张廷举亲生。因此，由张秀珂说给萧军的怀疑，只能说是多年来张秀珂在“冷森森的”的家里积累下的一种“外人”感觉，父亲待他如“外人”如

① 指母亲改嫁带到张家与前夫生的孩子，据说继母梁亚兰曾用此语骂过萧红。见姜世忠等：《萧红身世考》，载《萧红研究》第一辑，第3页。

② 志声：《为萧红身世正名》，载《呼兰史志通讯》，第17页。

“下人”的做法，与是否亲生并无关系。

王连喜认为，之所以没把萧红收入族谱，皆因修族谱时，萧红为追求婚姻自由离家出走，“在哈尔滨从事文学创作时，用小说揭露当时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丑行”。张廷举视其“大逆不道，离家叛祖，侮辱家长”，宣布开除萧红的族籍。在萧红眼里，张廷举并没有在子女面前树立起慈父形象，“父亲待她很坏，使她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父亲”。然而，父亲确实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一生经历四个朝代，每个历史时期的选择都看出他为人处事的精明。他生于1888年，1959年去世，终年71岁。在“土改”的狂风暴雨中，张廷举经受了贫下中农的公开审查，由于没有民愤，主动上缴房屋和浮财等举措，他被定为开明士绅，选为松江省参议员。



萧红家人合影

中立者为萧红父亲张廷举，坐者为继母梁亚兰，后排左一是萧红胞弟张秀珂

萧红关于家世及其和父亲势同水火的对立关系，在自传中也有透露：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

.....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